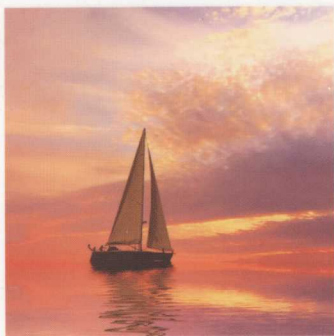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
苏叔阳
著



最难品味是人生

燃烧是美丽的，是对艺术的
不懈追求与执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014034742

1267
2672

◎ 苏叔阳 著



最难品味是人生



I267
2672



北航

C1714847

中国盲文出版社

3374804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难品味是人生 (大字版) / 苏叔阳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4. 03

ISBN 978-7-5002-4820-0

I. ①最…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0883 号

最难品味是人生

著 者: 苏叔阳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75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4820-0/I·1042

定 价: 16.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019 83190259

销售热线: (010) 83190289 83190292 831902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盲文出版社

目 录

■ 渴望激情

最难品味是人生 / 2

我的独白 / 5

片言断语 / 14

渴望激情 / 23

燃烧是美丽的 / 26

我爱生命 / 32

我在行走 / 35

■ 创作人生

我的笔名和我 / 38

心灵的放飞 / 42

赤脚踏在小路上 / 51

渴望燃烧

——《世纪之歌》序 / 58

让《中国读本》走向世界 / 62

愿友谊地久天长

——《中国读本》德译本序 / 65

■ 一路走来

我的圣地——图书馆 / 70

我们美好的日子 / 74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 78

那一年，唐山地震 / 82

青春苦乐在朝阳 / 91

故乡杂忆 / 100

旧事难忘，难忘啊 / 105

■ 今生有缘

理想的风筝 / 112

好人是之 / 117

管桦竹 / 132

田汉不死 / 136

给那位岛上的朋友 / 140

逝去的浪花 / 145

月海诗话 / 151

北京话和老舍 / 160

渴望激情

爱，是一首无字的歌，

要用全身心去感受；

爱，是一条漫长无尽的小道，

要用整个生命去走……

最难品味是人生

人生是一本大书，难写也难读。生命有限而生命的韵致却无穷。多少人自以为弄明白了人生，但到最后时刻，回眸一望，却感慨良多。

短促的人生和悠长的人生品味成为各种人生观的基础，连宗教对于此岸世界（现实世界）的学说也建筑在这“短”与“长”的解释上。

其实，人生的态度无非消极、积极、中不溜儿三种，而这三种有时也混合、掺和、搅和。有时，按时间线性变动，有时又横向摇摆。说一个人总是一种人生态度，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持永不更改的原则，那大概只是书面的故事，生活中决然不会如此。因为人生太复杂，人生的风景比“月有阴晴圆缺”还要丰富，不仅仅是“悲

欢离合”四个字可以道尽的。苏东坡自己就写过“不思量、自难忘”这样难以描述的心境，而“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滋味就更加难以表述了。如今，朗诵千古名篇又成了风气，这自然比视中国古典文学为糟粕的无聊要强得多。但必须真的弄明白那篇章里的真情感、真韵味。不要把“凄凄惨惨戚戚”吟得泪下如雨，也不要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读得如革命口号响彻云天。那都是诗人的人生品味，在肚子里打了几个滚，悠然又幽然地流将出来的，禁得住千年风雨的冲刷，是会唤起众多人心中涌动的情潮的，此乃真风流。

所以，写出人生的品味，难。可不是当今一些时髦才子、佳人，以自己的小味道、小家子气、小女人格调可以道出真谛的。如今，这种文章漫天飞舞，正同浮躁的世风相应和。倘中国未来的新主人，都是天天为脸上的粉刺忧心忡忡，为了柳叶眉同哪位女“星”相同或相似而奔走经年，为了自己的歌声同哪位左嗓子或女人气的“天王”的吼声相近而奋斗，那么无论日历翻到哪一页都没有用。

所有的生命都值得珍惜，即令短促如电火，只要为世界的美丽增添了色彩，这生命的韵致便耐人思量。但是，一个“明星”的夭折比一位科学巨匠的逝世所引发的反响要大得多，前者会有如潮的媒体的报道，而后者只是在某些报刊的角落捎上一笔。中国当前的这种世风，真让人难以揣度生命的含义。

不过，我想，默默地耕耘还应当是人生的基本态度。所有的浮华都不过是转眼即逝的烟云。我承认，在我大病一场之后，我的思想沾染了宗教气。但不是那种遁世出世的思想，而是踏实干点事的劲头儿；是不为虚名所累所蔽，真的认识一下自己，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想法。

我的独白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我生于古城保定，满眼所见是侵略者的残暴，可谓生于忧患。幼而父母不睦，是为欠缺荫庇。国破家亡，难称幸福；藜藿之羹，何以聪健？从小儿，我只是个凑合着念书的小淘气儿。上树掏鸟，下河洗澡，逃学旷课，稀里糊涂。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是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儿的、拉洋片的、演落子的，乃至敲着牛胯骨数来宝要饭的。所以到今儿，我入不了雅士的沙龙，只能以“俗”与“土”混迹文坛。“三字同头常当当，三字同旁吃喝唱。皆因为吃喝唱，才落得常当当。”我虽耳濡目染，愿意长大了学“唱”，但一听“唱”的结局是“当当”，也就心虚。我不愿一辈子当当，所以才压下了学

唱的心，没跟着戏班儿浪迹天涯。但那爱戏的情意却浸透了骨髓，我是救不了的戏迷。小时候，常一个人找个旮旯儿自说自话，学习那些名角儿的做派，如同鬼神附体。小学五年级以后，爱上了话剧，这毛病大约改不了啦。但从此接受了点儿洋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竟不知天高地厚地读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来，自然是连蒙带唬，什么也没看明白。不过，那份自我欣赏的劲头倒很充足。我常在教室里朗读剧本儿，在晚会上登台献“艺”，还去电台里广播，要是那时候有电视，我准会不知羞臊地“曝光”。我觉着我是当大演员的坯子，什么都敢演，从不考虑别人是不是敢看，我以为我生活的路通向舞台，走向银幕。有一阵子，我练习表演的劲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今天我不是个结巴磕子，大约跟那点儿底子有关。少年时的梦是美妙的，但也是脆弱的。考大学那年，偶尔对镜自审，忽然发现自己貌不惊人。既无英雄眉，又无铜铃眼，鼻子虽尚称正常，但恐怕难以单靠鼻子入选。于是，怨从心头起，恨由胆边生，强压下报考艺术院校的宏愿，向隅而泣达数天之久。不过，我从

小就没心没肺，过了不久，便高高兴兴奔往人民大学，入了中共党史系。可是，爱戏的心并没死绝，老是攒钱去看北京人艺的演出。到今儿，我还能背几句于是之、郑榕、童超、苏民、刁光覃等人的台词。

幸亏那时候大学生的文娱生活挺丰富，接连不断地便有文艺演出，每年还有个首都大专院校学生文艺汇演。这便是我大过戏瘾的时机。我唱我跳我说我演，山东快书、相声、小合唱、舞蹈、小话剧，没有不干的。北京的大剧场我都上过，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和侯宝林、郭启儒、高元钧等大师同台献过“艺”。如有人保留着一九五八年庆祝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文艺演出的戏单，您准会瞧见我的名字。没当上演员，我至今还觉得怪可惜了儿的。倒霉在我的“尊容”上。话剧、电影明星我是不够格儿了，说相声也不行。相声演员“要么帅，要么怪”，我在帅与怪之间，两头儿够不着，于是死了心。

演不了戏便写戏。这也是过瘾。我写戏始于一九五〇年。小学生的戏自然也是小学生味儿，充其量带有活报剧的意思，不值一提。上中学时，

写过小戏，由班上同学演出。我们是男校，自然是满台“和尚”，不过，我扮演过老太太，信不信由您。上了大学，心气儿也就大了，不但写小戏，也写大戏。大学毕业前夕我们几个同学写了关于城市建人民公社的戏。当初也叫《红大院》，后来一听老舍先生写的戏叫这名儿，赶紧改，叫《公社花开大院红》。演出时颇为热闹，到最后一幕时，台下只剩下百十来个教员的孩子在看，还有的蹲在台口上傻笑着看我们大呼小叫。自然，校长和书记是坚守到底的，好给我们热情的鼓励。今天想起来这很像相声《弹棉花》。不过，我们是很忠于艺术的，咬牙坚持到底，“宁死不屈”。那次，我夫人扮演戏中“我”的“母亲”。这大约是我们热恋时最值得回味的温馨的事。

大学毕业我便教书。一位政治理论教员再去说相声演戏，在当时是被认为很不相宜的。所以，我就忍痛“告别舞台”，专心致志于讲台。那时，偶尔还写几行诗。说起写诗，让人伤情。一九五七年，我的几首歪诗差点儿让我进入“不齿”之列。所以，从此不写。教书时的“偶作”，只发表于笔记本中，于“伟大”的“破四旧”烈火中，被小

将们抄走。据一位当时主持这次抄我家的革命行动的“小将”说，那些笔记本儿连看也没看，就送到废品站换了点儿货币，又换成烧饼让“革命派”吃下肚去了。我的“诗”可以成为真正的食粮，让我今天犹感自豪。不说它吧。教书生涯中，我也写了个小戏，甬说上演，还没变成油印本儿，就差点儿挨了批。可是贼心不死，又写过一个多幕剧叫《再不做奴隶》，写美国黑人斗争，让人四下传看，于今不知流浪何方。这个戏，在“四清”运动“清理思想”时，被当做我“名利思想”的物证，让我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了好几天。政治教员偏要写戏，那时候就是个罪名，谁让咱们有过那个岁月。

戏剧这玩意儿比鸦片厉害，只要你认真地钻进去，悟到点儿妙处，便一辈子丢不开。天灾人祸，地震山崩，只要有口气，你还想着它。戏剧是最残酷又最温柔的恋人。她没完没了地捉弄你，要把你，折磨你，可又给你最丰厚的爱，老是显示她无尽无休的魅力。一个戏剧家到死也摆脱不了戏剧的纠缠。和她离婚？死了这条心吧。一九七七年，我刚刚从被审查状态中复活，就迫

不及待地写了《丹心谱》，从此以后，我彻底变成戏剧的俘虏，这辈子算完了，戏剧女神抄起了无情的鞭子，没日没夜地抽我，老让我挤出能挤出的一切奉献给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豁出去了，干吧！只求我能有点儿长进，写得稍微像点样子。

我这样一个撂地摊儿派写家，自然不懂什么戏剧理论，对所有能说出么二三的人，都抱敬畏之心。这么说并不等于我对所有的理论都佩服。我佩服人们能把什么都说得头头是道，云山雾罩。更佩服能把明白说糊涂，把光腚说成穿西装。尤其佩服的是，三百六十五句话里有七百三十个名词，一百八十二个人名，一千零九十五个概念，三千六百五十个外国字儿的文章。让所有演戏的、写戏的都看不明白的戏剧文章，那得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本事啊。我想，要是没人赶紧出一本儿词典，让人们捧着去读那些戏剧理论文章，糟蹋了人家的学问真是罪过。我今天总算明白了，中国戏剧上不去的原因，归根结蒂是因为我这号儿又没出息又戏瘾太大的人太多了点。应该办个学校，把撂地摊儿、唱草台班的或者虽然上了几

天学可又不长进的干戏的主儿都轰进去，受几年训。那也许有救儿。那时候，剧坛就不旋转了，舞台也不倾斜了，直功直令地让人们享受真正的戏剧美学价值。

据我瞎琢磨，既然当初的原始戏剧是我们跟猴儿差不太多的祖先们祭祀、劳动、战争、游戏的模拟演出，那它从胎里就带来了“让人深恶痛绝的毛病”：社会性。甭管演戏的“个体”有多高的审美情趣，多美妙的自我意识，都得有点儿群体意识。不然，看戏的主儿不干呐。没有受群体意识“污染”的个体意识，大概不好找。就算有，看戏的人不懂，他准退票。原始人没有买票的规矩，可大概有起哄的毛病。要是看戏的直着脖子涨着筋地连叫带喊，以表示自己的不明白，那演戏的个体也没法儿表示自己的意识了。谁也不挨谁的四周不靠的个体意识，怎么敛到一块儿成个戏，还能对付着在台上地上观众中演出，又能让至少一两个人看懂，这里面的玄妙我总也弄不清。我太傻，是不是？

个体意识的宣泄，可以。找个旮旯儿自个儿宣泄去吧，保证没人敢哼哼一声。可是要演出，

哪怕只有两三位看看，那就有了社会性，就允许人家问问：“阁下说什么呢？”只给一家子看，行。可家庭便是小社会。只给三五同好、少数有学问的人看，更行了。那您别用这个否定大家看得懂的戏。老王卖瓜，可以，千万别说人家货孬。给少数学问家看的戏，同给大家看的戏，不是一个层次，不具备可比性。至于哪个高明，哪个伟大，我看难说。那得交给戏剧史去判断，绝不由自己说了算。这不算霸道吧？《麦克白斯》和《棒打无情郎》一块儿传下来，各有各的道理。用莎士比亚先生羞臊关汉卿秀才似乎无此必要。何况莎先生当年也曾被英国老雅士们斥为粗俗难登大雅之堂。古人懂的今人也懂，那才能流传。只有高雅到至清至美至纯除一个人以外谁都不懂的东西才短命。把话撂到这儿，咱们翻历史书去吧。

虚假不是戏剧的本性，假的是戏剧的内容，说瞎话的戏毛病在于瞎话，不能说戏剧本身就是假的。不管用什么形式，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正儿八经的，荒诞的，出神出鬼的，连哭带笑的，不哭不笑一劲儿布道的，其目的都在揭示生活的真实，或者作者自以为的真实，绝不是为